



难忘的岁月

萧也牧 著

新文艺出版社

44124

难忘的歲月

蕭也牧著



新文艺出版社

• 1958 •

難忘的歲月

蕭也牧 著

*

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11 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1589

开本 767×1092 耗 1/32 印張 6 7/8 字數 127,000

1958年1月第1版

195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38,000 定价 (r) 0.55 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收短篇小說八篇，速寫八篇，大都是寫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一些值得記憶的人物和故事的。

“秋葵”和“連綿的秋雨”兩篇，從不同的角度描寫兩個年輕的革命女兒——護士秋葵和衛生員李小喬在殘酷的鬥爭面前堅貞不屈、熱愛同志和革命事業的高貴品質。“沙城堡的風暴”是通過一個人的遭遇，反映了翻身農民和惡霸地主之間深刻的階級仇恨和嚴酷的鬥爭。“母親的意志”描寫了父子兩代為革命鬥爭而英勇犧牲的故事，並通過母親的覺醒反映出工人階級在現實鬥爭中的成長過程。“我和老何”、“識字的故事”、“貨郎”、“攜手前進”和八篇速寫，也都通過不同的題材描寫了一些令人難忘的可歌可泣的故事。這些作品的共同點是作者對記憶中的英雄人物寄以無限景仰和深切的懷念，有着一種比較濃厚的抒情氣氛。

目 次

秋葵·····	1
連綿的秋雨·····	27
沙城堡的風暴·····	51
我和老何·····	65
識字的故事·····	89
貨郎·····	107
母親的意志·····	122
攜手前進·····	141
退租·····	158
羊圈夜話·····	168
北瓜·····	173
楊六十二·····	180
站長·····	185
黃昏·····	191
一堵牆·····	197
追契·····	203
后 記·····	212

秋 葵

一九四三年秋天，敵人調動了十萬人馬到根據地裏來“掃蕩”。當時我正害大病，病征很奇怪：不發作，並不怎么嚴重，一發作，隨時隨地就會突然昏倒，弄得我四肢無力，疲弱不堪。轉移起來，得有人扶着，情況緊張了，得有人背着，成了累贅。更可慮的是拖了好久，沒法靜心休養，病總不見輕。經過几年的戰爭，我們摸到了敵人一條規律：敵人的兵力不足，每當它到根據地裏來“掃蕩”的時候，對游擊區就控制不住了。醫生看出我的病一時好不了，決定把我送到行唐縣游擊區去休養。護送我的是個女護士，名叫秋葵。她的家在行唐縣賈良村，離敵人的炮樓只二里地。

秋日的天氣變幻無常。秋葵正領着我走到離賈良不遠的大道上，忽然天空烏雲密集，雷聲隆隆，眼看有一場大雨。這時候，忽听得背後傳來嘈雜的響聲，不知道是敵人的騎兵來了，還是敵人搶糧的大車回來了。

秋葵一把抓緊我的胳膊，一彎腰鑽進了道旁的青紗帳里。一陣狂風緊釘着我們追進來，吹得遍地的高粱前仰后合，穗頭直碰地皮。黑漆漆的天空裂開條條雪亮的大縫，瓢潑似的大雨直澆下來。我剛站住腳，冰涼的爛泥一下陷到

脚背。天地上下左右晃动着，好象脚下不是土地，而是浮沉在波浪上的一排竹筏。秋葵攔腰把我抱住了。我只觉得脊梁上一陣麻木，眼前閃出点点金花，天旋地轉，身子漸漸地往下沉，象是掉進了無底的深淵。

不知道过了多長時間，有人在我耳边喘气。突然觉得脖子上，脊梁上很热，头上出了汗，我伸手去揩，才發覺兩条胳膊被什么东西夾住了，一动也不能动。

“再躺一会儿吧，你昏过去了。”

原來我躺在秋葵的怀里。掙扎着站起來，脊梁上还觉微温。一陣冷風吹來，我不禁打了个冷顫，象是从生火的屋里猛一下走到雪地上。

秋葵出了口長气說：

“真吓死人！”

冷不丁地，她差点兒沒大声嚷起來：

“哎喲！你看，这不是塊石头嗎？怎么剛才連影兒也沒瞅見！”

她站在我的背后，双手扶着我的肩膀往前走，这才知道地上到处是汨汨的流水。

不知道这是誰家的坟墓，也不知道这块墓碑为什么倒下了。我和秋葵背靠背坐在墓碑上。

雨已經住了点。墓碑下有只蟋蟀，断断續續地“瞿！瞿！”叫着，打破这長夜的寂寞。秋葵时而按按我的脉搏，时而摸摸我的前額，自言自語地說：

“雨停了，天亮了，到了家，什么也不怕了。怕就怕……”

話突然煞住了，她用手搖搖我的肩膀，“你瞧，天上那顆星星多亮呵！你瞧得見嗎？”

這使我聯想起一件事來。

還在神仙山上的時候，有一回我退燒以後，忽然兩眼模糊得不分黑白，吓得她當着我的面放聲哭起來。後來，我的眼睛好了，她还是不放心，每天都要來試試我。她豎着指頭問我：“幾個？”有一次，她離我丈把遠，我也能數清她豎着幾個指頭的時候，她是那樣興奮，悄悄地去通知我們病號隊的每個同志，還特地跑去告訴房東大娘，似乎要讓每一個人都分享她的快樂。

我抬眼瞧瞧天空，灰蒙蒙的一片，星星在哪里呢？可是我還是說：

“唔，瞧見了，這可瞧見了！”

“你說說有幾顆星？”

“有好些呢！”

“噯，可惜一顆星也沒有。……”

我趕緊對她說，我並沒有瞧見星星，我是騙她的。她怎麼也不信，只是嘆氣。

天空越來越黑，我和秋葵默默地坐在墓碑上，迎接暴風雨後的黎明，直到從不遠的地方傳來了一聲雞啼。

她听着，連呼吸都顯得急促起來，用胳膊肘使勁碰了我一下，壓低了嗓音急急地說：

“你听，你听！這是我家三條腿在叫明哩！天天它叫了第一聲，旁的雞才跟着叫哩。……”

她說着站起來，使勁搖晃着坟前那棵小白楊樹，滴滴答答搖落了一樹的水珠。

我問那只雞為什麼叫“三條腿”。

她說，那只雞還沒拳頭大的時候，有天晚上，雞窩門沒關嚴實，來了一只黃鼬，一口叼住它一條腿兒往外拖。我娘從黃鼬嘴里救了它的命，用布把傷腿包紮好，暖在炕頭上。它傷好了，腿拐了，走道象支着根棍子一樣，我們就給它取了個外號，叫“三條腿”。

“三條腿”拐是拐，跑得可不慢。有一回，前庄炮樓上下來兩條“黑狗”^①，見了“三條腿”，堵住東西兩頭，那個追呵，追了一條街，可是連根雞毛也沒逮住，“三條腿”還是跳牆跑了。從此它學了乖，穿黑衣服的再也到不了它跟前。

“它見了你，也准得拔腿就跑。你信不信？”

她從“三條腿”又說到她家那只老母雞。老母雞下蛋背着人，誰也不知道它把蛋扔在哪里了。有一回，她上樹撿楊葉，才發現了麥秸堆頂上有一大堆蛋。

“你瞧，我這件襖就是賣了雞蛋買的。”

她見我聽得入神，老不言語，忙問：

“你聽我說話累不累？”

呵！她把我看成什麼人了？我禁不住笑起來。

這時候，雞叫聲此起彼落地響成一片，已經聽不出哪是“三條腿”的聲音了。她輕輕地出了口長氣說：

^① 這一帶的偽軍都穿黑衣服，因此叫“黑狗”。

“天真亮了！”

太陽冒过高粱尖，青紗帳里浮起一片霧。她折了根秫秸，刮掉了糊在身上一片一片的泥，在水坑里洗了洗腳，又洗了洗鞋，把鞋晾在樹叉上。她攏了攏一头漆黑的頭髮，从挎包里拿出塊包袱皮，把濕被子包成包，挎在胳膊弯里，往前走了几步，回过头來問我：

“象不象串親回來？”

她抬頭瞧瞧太陽，回到我跟前說：

“再陪你坐一會兒吧，一小會兒。”

讓我吃了葯，她先把我們倆的糧票菜金全都給我留下了，又背朝着我撩起襖角，摸索了半天，掏出兩塊現大洋，放到我的手心里。這兩塊現大洋暖和和的，象是剛从溫水里撈出來的一樣。她瞅了我一眼說：

“這還是我離家的时候我娘給的。你拿着吧，不防一万，防个万一。……你就在这里呆着，別動，保險沒問題。我先到村里去看看，回头來接你。”

說着，她走了。我感到若有所失，忘記了說話。

我正呆呆地望着那林立的高粱，忽見她又撥開高粱秆返回來了，蹣手蹣腳地走到我的面前，望望四周，彎下腰來，把嘴冲着我的耳朵眼說：

“我忘了對你說句話：要是天大黑了，我还不回來，你就設法自己走吧。不論到什么时候，你要沉住氣。”

我在这片高粱地里整整呆了一天。这一天过得那样

慢，象是捱了十年。

天已經黑了很久，秋葵還沒有回來，我應該聽她的話，趕快離開這裡。在戰爭的年月里，早上還在一起說說笑笑、打打鬧鬧的一伙人，到了晚上只剩下一個活在世上，那是常有的事呵！何況在游擊區，敵人抬抬腳就到了你跟前。當我下決心要離開這片高粱地的时候，心里一陣陣感到劇烈的痛苦。

当真就走嗎？要是就在这个时候她回來了呢？要是剛好我走了她就回來了呢？要是她到了這塊墓碑旁邊，走遍這塊高粱地，怎么也找不到我，那她会怎么想呢？她又該怎么办呢？

我站起又坐下，坐下又站起。一种由犹疑、不安、侥幸、希望交織起來的心情使我难以自持，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会使我那样困惑。

我深深地后悔不該跟她上这里來。怎么为了自己的生命，讓一个十七八歲的女孩子去冒生命的危險？眼前的遭遇，事先是完全可以意料得到的。恐怕秋葵比我預料得更為充分、具体吧？她是个愛說愛笑的人，可是她領着我一進入“無人區”^①，越過封鎖溝，直到鑽進青紗帳，都顯得那么沉默。每當我們倆的眼光碰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是呆呆地微笑。我想我應該毅然決然地改變計劃回到山地去！为什么仍然拖着病歪歪的身子跟着她走，把一副如此沉重的担

① 敌人用燒殺手段制造成的無人地区。

子压在她身上？我想到这一切，腦門上的青筋暴起，头皮痒得难受。

別看她个兒長得差不多和我一般高了，如果是在和平的年月，象她这么大的人，正應該無憂無慮地生活，到山崗上去采集五色的野花，到菜花地里去扑打飛舞的蝴蝶，遇到不称心的事，滾在媽媽怀里撒嬌。

她自然还是孩子，她的眼睛几乎和嬰兒的眼睛一样：眼白帶一点淺藍色，眼珠如同黑宝石。我病重的时候，不論是深夜或是黎明，从蒙眬中一下醒來，总是看見她默默地坐在炕沿上，在她那純潔無瑕的嬰兒般的眼睛里，我看到了她無窮的憂慮。

当我昏迷不醒的时候，不分白天黑夜，她一步也不离开，連吃飯也把碗端到我的跟前來吃，成天不說一句話。她并不知道这会使我多么着急。我几次揮揮胳膊攆她走，她当真順从地走了。可是我每回醒來，看見她还是在炕沿上坐着。連日的發燒使得我的兩眼不分黑白，可是，就是在这時節，我似乎仍然看到她那嬰兒般的純潔無瑕的眼睛，在她的眼睛里，我看到了她怎么也掩飾不了的恐懼。

一天深夜里，我們轉移到神仙山上。她把我塞在一个石窟窿里，自己坐在洞外的一塊石头上。第二天清早，我从窟窿里鑽出來，一眼看見她还是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塊石头上。我以为她睡着了，誰知道她猛一下轉過身來，只見她右手拿着顆手榴彈，拉火弦套在她那微微弯曲的小拇指上。这时候，我又看了她那嬰兒般的純潔無瑕的眼睛閃閃發亮。

在我的記憶里，從開始“掃蕩”以來，她似乎沒有睡過覺。奇怪的是，她總是那麼神采奕奕。在我的面前，她從來沒有打過一個呵欠。奇怪的是，她的一雙眼睛依然那樣清澈，那樣純潔。我老是催她去睡覺，哪怕打個盹兒也好，她總是對我為難地笑笑。我問她：

“你真不覺得累呀？你是鐵打的？”

“你病成這個樣子，我怎麼能閉上眼睛？”她抽抽噎噎地說，象是受了誰的委屈。

我和秋葵的相識，為時不過兩個月。其中有個半月，只是她來送水、送飯、試體溫的時候，我們才見面。在十天之前，我才知道她叫秋葵。我和她不是親戚也不是朋友，我們的相識僅僅是因為我是個病號，而她是個護士。可是她在我心裏所留下的東西是那樣的豐富。

現在，她走了，她把糧票菜金全都給我留下來，還把她僅有的兩塊現大洋給了我。這兩塊現大洋是她離家前夕她母親一針針替她縫在貼身布衫裏的。

她走了，她叫我不論到什麼時候都要沉着。她走了，到現在還不見回來。

我站起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我心裏默念着數字，一面打定主意，數到一百，再不見她回來，我就走。可是，數到一百五十，還是不見她回來。我重新打定主意，再數一百，她再不回來，我無論如何也得走了。

“我忘了對你說句話，要是天大黑了，我还不回來，你就設法自己走吧。不論到什麼時候，你要沉住氣。”

秋葵臨走時的囑咐仍在我的耳邊響着。看來她再也不會回來了！我應該聽她的話。在這時刻，我是那樣感到孤單，我是那樣感到沉重，我竭力忍住滿眶的眼淚。……

我撥拉开高粱秆，深一脚淺一脚地往前走。透過青紗帳，遠遠地望見橫在前面的大道。我的心卜卜地跳得這樣厲害。

突然背後傳來切切察察的一陣響，我馬上蹲下來。回頭一看，有個黑影彎着腰向我這邊鑽過來。幾年的戰爭生活使我變得機警，伸手在地上亂摸，若能摸到一塊石頭，那就好了！真是叫人着急，摸到的是一手爛泥。我急忙站起，嘩嘩嘩嘩，前面的高粱秆迅速地向兩邊分開，一陣風似的鑽出個人來，猛一下撲過來，一把抓住了我的手，喘噓噓地說：

“啊喲！到底讓我——找着了！你——沒跑了？”

原來這人就是秋葵。

“把你等急了吧？”

“沒有……”

她噗哧一笑：

“沒有？”

“我知道你會回來的。”

她唉了一聲說：

“你怎么能知道！差點兒見不上你的面了！”

她緊緊地抓住我的胳膊往前走，怕我飛了似的。她邊走邊說：

“到了家，什么都好說了。我娘可心軟哩，見你瘦得猴

兒似的，她准得掉泪。你信不信？你想吃什么，我叫她給你做……

“还有件事，你得記住，見了我娘，可別問她眉梢上怎么落下了个小魚似的疤。……”

她領着我出了这片高粱地。道边停了一輛裝着半車高粱秫秸的大車。一头小馱正在道边啃青草。她讓我躺在車上，對我說：

“你不論听到什么，哼也別哼！”

她說着，抱着秫秸秆一捆一捆地往我身上盖。秫秸秆上散發着一股泥土、青草混合起來的气息。这气息强烈得使人呼吸急促，使人心醉。

車輪顛簸，車身震动，車在前進了。我的耳朵变得这样灵敏，白楊樹在風里搖晃，積水坑里濺起陣陣的水花，風兒卷着团团的落叶滚过……我都听得真切。漸漸感到車身不再顛簸了，秋葵揮动着鞭梢，吆喝着牲口，前前后后地走着。

“快進村了！”透过層層密密的高粱秆，我听得秋葵压低了嗓音說。

“得兒得兒！”她吆喝着牲口。車身猛一顛动，有一个沉重的东西压到我的小腿上。原來她跳上車來坐在秫秸秆上了。

“拍！拍！”响起了清脆的鞭声。

远远听得有人在問：

“啊，是秋葵嗎？这些日子上哪兒去了？”

“姨姨家。回來收秋來了。”

她应声跳下了車。

“拍！拍！”又响了兩鞭。

“她姨姨身子骨結实了吧？”

“好歹能下炕了——喔呀！”

不断听见秋葵和人答話，不断听见嘈雜的脚步声，大約車已經進村了。咯吱一声，梢門开了。車身往上一跳，过了脚台。又是咯吱一声，門关上了。“吁！”車身晃动了一下，停住了。

盖在我身上的秫秸，三下兩下全被掀掉了。睁开眼來，但見滿院子的月光，藍得透亮的天上有片輕紗似的白云飛过。

台階上下來个大娘，一手端着只灯碗，一手遮住灯碗的前沿，走到我的跟前，眯着眼瞧了我好一会儿，出了口長气：

“阿弥陀佛！”

这当兒，我看見大娘的眉梢上当真有一个疤，一指來寬，疤上閃着跳动的灯光。

秋葵跳進猪圈，向我招招手。我到了圈边，見她搬开了喂猪的石食槽，下面露出了洞口。她从小娘手里接过灯碗，悄声悄气地对我說：

“跟我下來！”

这是个秘密洞，有五尺來寬，八尺來長，一人高。褥子底下鋪着厚厚的干草。被子是新拆洗过的，散發着一种不知什么气味，是凡衣、被在强烈的陽光下晒过以后都有这种气

味。我聞到这种气味，全身肌肉都松弛了，呵欠連連不断。一月來的劳累，到了这么个安靜、暖和的角落，有說不尽的舒适。头一挨着枕头，就睡着了。

在洞里不知白天和黑夜。下洞的头几天，我吃了就睡，睡醒了就吃，有时醒來，翻个身又睡着了。誰知道不出四天，我馬上遭到了寂寞的襲击，再也睡不着觉，連喘气都感到侷促。

送飯、送水等等都是秋葵兩個弟弟的事，不是火筒來，就是小多來。秋葵自己輕易不下來，即使來了，也呆不上多大会兒。我問她为什么，她笑笑說：

“这是分工！”

她不常來，愈使我納悶。好象她很忙，不知道在忙些什么。每当寂寞难耐的时候，我摸着火柴，点亮挂在壁上的一盞油灯。在那洞壁上的窑窝里，擱着半截挖了心的大白蘿卜，里边嵌着一圈蒜瓣。借着蘿卜的滋潤，蒜瓣正抽放出碧綠的苗兒。秋葵說，这是她娘讓她端來的。据說眼神模糊的时候，多看看綠色，就会清爽發亮。秋收已經完了，这是地面上能找到的唯一綠色。可是瞧着这一簇簇的綠苗，愈使我渴望瞧一眼無边的曠野，渴望瞧一眼爽朗的長空，渴望着流暢的空气，渴望着温暖的陽光，渴望着和人說句話兒。

幸好洞頂上有个气眼，这个气眼通到大娘外間屋里水甕背后的牆根上。通过这个气眼，可以听到从地面上傳來的声音。卡卡的劈柴声，款答答的拉風箱声，嘩嘩嘩地一瓢瓢水倒進鍋里的声音，偶尔也能听到咳嗽的声音……这一